

消閒日記

王羲之書

## 消閒日記

三昧寺主寬道著

二十五年丙子古曆正月元旦日

早課上殿，拈香三瓣：一祝世界和平，干戈永息；二禱風調雨順，物阜民豐；三祈山門清靜，大衆安和。

新年開筆，善頌善禱，詞云：

元旦揮毫，六合平和。正法光大，降伏外魔。人類互愛，道義相磋。萬民歡樂，唱太平歌。

於昨夜爆竹除夕聲中，老病交困之本寺前任當家有如和尚溘然長逝，彌留時，曾懇我爲之購棺薄殮，運葬普陀。此種違越佛制之要求，本難照辦（僧死茶毗，靈骨入塔）。但爲結緣起見，權從之。迨檢其遺物，除幾襲舊衲外，僅餘紙幣二元五角（除夕前一日，我尙送彼年禮二十四元）。夫以連任本寺六年半之當家和尙，身後蕭條如此，樂善好施歟？入不敷出歟？

（彼退我接時，結虧債務九千餘元。）誠非局外人所能明其究竟。噫！如有如和尚者，可謂身外無物之實行家然累我多矣，年終治喪，費用維艱，四出張羅，窘態畢露，難關難勉渡，而痛苦已備嘗，於以知「世出世間皆有累，爲僧爲俗兩皆難。」

初二日

杭州靈隱寺玉皇和尚來詩索和，詩云：

爆竹鬧除夕，聲聲總是瞋。有台難避債，無犬易藏身。喚龜逐窮鬼，隨人迎喜神。一人還一禮，依樣賀新春。

歲月似轆轤，剎那又一年。人情悲白髮，鏡對照紅妍。佛法空無礙，仙玄度有緣。點金如有術，應把此方傳。

依韻和云：

民苦過除夕，飢寒恣恣瞋。此心向誰訴，無處可安身。世事已如此，人間那有神。滔滔就

五欲，長夢不知春。

歲月似鞦韆，去來又一年。明知人事幻，奚戀鏡花妍？快把資糧備，加增出世緣。甯求生下品，不願姓名傳。

初三日

上午循例往各處拜年，雖佛子仍須隨俗附和，殊無謂也。至留雲寺，談及該寺去年經懺大減，開支浩繁，言下大有每况愈下之概；留雲海上名利也，名利尙如此，其他可知，賴經懺度日者，可以覺矣！

往謁甫由廈港廣汕宏法返滬之太虛大師於佛學會，會中理監事多半在座，當即舉行團拜，並商決兩事：

- 一、定古曆正月初十日，開會歡迎太虛大師講演，即日通告全體會員。
- 二、推副理事長沈仲鈞慰問本會理事長張靜江先生。（張先生去冬在京撞車受傷，醫

治多日，現已全愈，返滬靜養。

余叩以西南佛教現狀，大師謂此次漫遊各處，所得印象甚佳。廈門佛教，以閩南佛學院爲中心，現由芝峯法師繼任院長。全盤西化之香港，本無佛教可言，近經張蓮覺居士之積極提倡，（張居士於十五年前，在普陀洪筏堂皈依，願來老和尚爲之取名蓮覺，後卽長齋奉佛，研究教典。）頗呈蓬勃氣象；其手創東蓮覺苑之佛學團體，規模宏大，信衆日增，且多智識分子。廣州爲革命策源地，寺院多被摧毀，碩果僅存者，只鐵禪和尚住持之六榕寺耳；鐵老年逾七旬，爲粵垣之唯一僧望。最近鑒於兩粵佛教人才缺乏，有將能仁寺辦一南華佛學院之擬議。更可喜者，荒寂已久之曹溪六祖道場，自虛雲長老住持後，氣象一新，宗風大振，堪稱繼明代。憨山大師後之二次重興者。談至此，留雲寺退居從善和尚大悲法師連袂來訪，聚談片刻，相偕返寺。

初四日

早堂訓誡六事：（一）不准吸紙烟，（二）不准亂吐痰，（三）無事不准上街，（四）衣冠必須整潔，（五）作佛事須莊嚴，（六）行止要威儀。

一週無報，報癰大發。蓋余生平有四癰：一、早癰，二、坐癰，三、書癰，四、報癰。

（註）早，指早起，坐，指靜坐，書，指寫字，報，指閱報。

知友本蓮和尙來信賀年，並承邀往杭賞雪，余覆以「賞雪尋梅，吾所欲也，其如身不由己何？」

初五日

本寺茶役王阿生病故，雖有家屬，無力棺殮，乃助其善後。

家師祖願公來信，覆示二點：一、有如師靈柩，暫厝本寺，俟滬普直放船開班時運普；二、按佛制，凡未成年之男女，不得出家，最近內政部亦通令禁止幼年男女出家，故有如師遺下之幼徒，仍令還俗等語。

下午晚課，捷鎚太快，盛怒責備時，詞色太厲，令人難堪，退而悔之！

初六日

本寺知客相寬師圓寂，遺下銅元十七枚，抬往留雲寺茶毗，該寺對外來化身，定有規章，須納各項費用二十四元。一週連死三人，打破本寺死亡率之紀錄。

有二羽士來寺掛單，知客師告以「本埠西門白雲觀，近在咫尺，不止宿於禪門之道觀，而反投異教之僧寺何爲？」遂拒之。該二羽士辯曰：「釋道同源，有何軒輊？」堅欲掛單。知客師以該羽士強詞奪理，不遵寺規，訓斥之下，下令逐客，乃二羽士大發道威，咆哮漫罵而去。

初七日

今早寺內有一怪謠，聞之噴飯，謠謂前任當家有如師於除夕去世，知客相寬師又於初六長眠，首七連亡，當犯七殺，七殺者，連死七人之謂也。是以老者惴惴不安，病者惶惶恐懼，一若殺神將臨，命在旦夕者然。余以此種無稽不經之談，不啻庸人自擾，乃笑謂衆曰：「如果不

幸言中，則首當其殺者，厥惟寺主，我可爲總代表矣。」愚昧無知，可笑亦復可憐！因成一聯：

未死先怕死，

有生卽殺生。

（註）有生，謂妄念初生，殺生，謂立予鏟除也。

往中華書局定購飲冰室合集一部，預約價貳十元。

閩江亢虎博士南遊記中，有越人見法人，不得坐，并不得立，鞠躬而進，膝地而行；軍官市中上下馬時，恆令越人伏地祖背，爲承足之石。記者按：法人號稱天主教徒，文明民權，揭纓共和先進國，自翻本等博愛者，今觀此種慘無人道之舉動，直半開化式之野蠻民族耳，文明云乎哉？

老友陳少南先生來此，除例行俗套（恭喜發財）外，首言：「今年乃舉世目爲世界危機爆發之一九三六的不祥年，希望此言不中才好。」余曰：「若以佛法言，定業不可轉，但」

切唯心造，世界殺機是否爆發，要視多數人心能否覺悟。尤其是彼挾有堅甲利兵之野心勃勃的國家負責者，能否懸崖勒馬，放下屠刀，改變其侵略主義爲移轉耳。」

初八日

報載大學生謝起鳳、盧星炫、蔣明俠迭犯謀財害命，綁架勒贖等案，在杭鎗決，以三個年富力強均受高等教育之大學生，不圖進取，報効國家，乃竟墮落至一再殺人越貨愈惡，誠屬駭人聽聞。教育顯呈破產，紀述至此，不禁爲之擲筆三歎者也！

商務印書館有胡適論學近著出版，其目錄中有四十二章經考、楞伽宗考、壇經考等關於佛教史題多項，余以胡適君係一推翻中國本位文化主張全盤西化之有力分子，今忽引經據典，修談佛乘，心殊懷疑。乃以三元代價，購而讀之。始知所謂經考云者，僅以研究歷史立場，作年日之考證。對於佛法，妄加評議，咒詛漫罵，詳（讀王）小徐先生佛法與科學。他說佛弟子的立場（指王君）是迷信的，說什麼七識八識，百法五百四十法，到頭來一切唯識的。

心理學和因明論理，都只是那最下流的陀羅尼迷信的掩眼法。觀此一段文字，顯見胡適對於佛法，不惟一知半解，認識不清，且失學者之態度。良以探討任何學理，在求知證解原則下，須屏除主觀，不帶情感，以冷靜之頭腦，作深切之研究，然後可得精知確解。佛法是否迷信？唯識因明是否最下流的陀羅尼迷信的掩眼法，係另一問題，姑置勿論。而胡適此種信口開河，村婦罵街之醜態，殊非號稱學者所應有。吾人忝爲佛徒，染有宗教色彩，所發理論，難望成見所蔽，睥睨一切之胡適所能側聽。爲適應胡適心目中認可之人物計，（胡適在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文中，有現代蔡元培、吳稚暉、李四光、周詒春諸先生人格，超越孔子，其荒談不經有如此者。）惟有請胡適平心靜氣的去細讀梁啟超飲冰室集中「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」篇中佛教之信仰，乃智信而非迷信，兼善而非獨善，入世而非厭世，無量而非有限，平等而非差別，自力而非他力諸文中，即可知佛教是否如胡適所言，則事實勝於雄辯矣。抑吾人更當胡適進一言者：佛教在時間上有二千餘年之歷史，在空間上有亞洲全部及歐美億萬人

之信仰，縱有少數人因偏見立場關係，妄事誹貶仇視，橫加譏謗，於真正佛教，固無所損。反之，即有多數人之盲從信仰，亦無所增。以其本身有正智親證諸法實相，不可磨滅之真價值在故也。寄語胡適：以後不談佛法則已，如欲談佛法，則須效梁任公、章太炎諸先生，下一番切實研究工夫，具體剖析了解，幸勿不自重而狂吠，免貽班門弄斧之譏也！偉哉任公，彪炳震爍！休矣胡適，少造口業！

初九日

今日偶作韻語以自饒云：

行年三十五，吃飯靠佛祖。出家十三年，度日撞鐘鼓。獨善猶未能，遑談救世苦。如此粥飯僧，怎配做寺主？辜負出世緣，愧對檀那府。過去怕重提，未來求有補。此身不今度，轉瞬同草腐；願修無漏因，跳出五濁土。

我作書，向無一定風格，或上鬆下緊，或左大右小，不能一律，無一定體勢，故無所成。推之

做人立品，亦自有體勢，須日日一律，乃能成德，否則載浮載沉，終無所成矣。

### 初十日

昨夢與本蓮乘機飛蜀，同往峨嵋，朝山而用飛機，自生民以來，未之有也，醒後可笑！

報載上海國貨公司大拍賣，僅售一折至三折，余以此種空前賤貨，機會不可錯過，欣然往購。及至始知所謂一折三折者，僅限玩具部分，如余意想欲買之毛巾、拾布、肥皂、瓷器等日用品，並不便宜。廣告欺人，大失所望，乃悄然而返。順至信大油行，悅來南貨店，知油和冬菇等價均飛漲。店夥中有戲呼我買辦和尙者，我亦直認而漫應之，以本寺之開門七件事，皆我親自跑買，實一不折不扣之跑街買辦僧也。因成一聯，聊云：

跑街買辦，送往迎來，終日忙忙成底事？

上殿過堂，晏眠早起，寸心悒悒有誰知？

本市佛教團體籌鑄之九華山大鐘，已由本市德泰恆冶坊得標，造價一萬六千元，淨重

二萬斤，將來成功後，爲東方唯一大鐘。

十一日

早課畢，發覺有二僧懶不上殿，朽木不可雕，其此之類也；訓斥之餘，大動肝火，胸部隱痛，竟日廢食。

今日佛學會開會歡迎太虛大師講演，到會者，有大悲法師等男女會員八十餘人，推我爲臨時主席。致詞略謂：今天我們歡迎太虛大師，有二點意義：其一、光復時，兩廣佛教多被摧殘，數年前，大師曾一度前往宏化，引起各界信心不少，此次南下，備受當地各界之熱烈歡迎，羣趨爭聞妙法，尤以黨政領袖大學團體之頻請講演，所給予西南人民之印象殊深，關係復興彼邦佛教前途至大，大師之宏法收獲，可謂滿載而回，值得吾人歡迎者也。其二、大師爲本會導師，允宜耳提面命，常聆教益，惟大師宏化四方，席不暇暖，此次法駕返滬，除對會務有所指示外，並懇冀不吝法施，多多指教，以開茅塞！

大師講題爲「佛學總論」，略謂所謂佛學，簡言之，即戒、定、慧三增上學。而戒定慧中，尤以慧爲宗要。蓋慧可分初聞所成慧。由此結果，生出信心，再進爲思所成慧。由此生出戒行，更進爲修所成慧。依之生出定力，由信戒定乃生出無漏慧，更分爲加行無分別慧。根本後得無分別慧，以達聖果。故由凡夫以至成佛，均由慧而成。望本會會員研究佛學，先須認清此點，從慧入手，以求達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云。

講畢，繼開理事會議，有下列之決議：一、爲種種便利起見，遷會所於大世界對過佛慈藥廠樓上全部。二、經常費預算，暫定一千五百元。三、新會所裝修費四百元。四、辦一佛學週刊，每月經費一百元。

十二日

與大悲法師同謁王一亭居士於喬家浜私邸，對於收容丐僧事，有所商榷，尙無具體辦法。

老友潘旭昇先生電約閑談，談話範圍，至爲廣泛。蓋潘君直諒多聞，豪爽健談。渠謂目下要人，今日一宣言，明朝一計劃，長篇累牘，洋洋盈耳，與吾輩同犯多談之弊，以爲政不在多言故也。余戲曰：『我輩既非要人，又不爲政，不妨多談。』相與莞爾。

大醒法師來訪，久別相逢，分外親暱。接談之下，知渠來滬之唯一任務，即校印去夏東渡考察佛教歸著之日本佛教視察記一書；並謂印費須四百元，尙無着落。嗚呼！如大醒法師者，可謂有才而無財，彼擁廟寺產不識之無者，可謂有財而無才，安得才財合作，彼此一家，則佛法其不踰而走矣。

十三日

早課下殿，頭目暈眩，殊覺不適，似有病徵。

滬上近有狗飯店之開設，狗一隻，月須包飯金十八元；然則狗之生活程度，已超過中等階級之人類矣，可以言人而不如狗矣！

托元德師送孤兒呂永慶（十三歲）入佛教慈幼院。

十六日

一病四日，飲食俱廢，延國醫俞培元診視，斷爲重傷風，連服四劑，病勢已減。

今日爲本寺新請職事就職期，爲寺主者須親送位，故不得不力疾從公也。此期執事，除書記、維那、寮元、賬房、照舊蟬聯外，新請醒然師爲糾察，法元師爲知客，性慧師爲管堂。

十七日

慈幼院電告此間送去之孤兒呂永慶失蹤。

十八日

昨夜連做二夢，人生一大夢耳，夢復做夢，無非顛倒妄想所致。因憶三年前，師兄寬德師贈我一聯，頗具灼見：

夢人更作夢中夢，夢不知夢？

消聞日記

一五

明者又從明裏明，明無所明。

昨告失踪之呂永慶，刻已尋回，當即罰令跪香，余以該子野性難馴，不堪教養，只得遵照願公老和尚意志，派人護送江北，交還其親屬，以免誤人子弟。

十九日

病已無礙，照常上殿過堂，觀察大衆精神，頗形懈怠；一週未領衆，而暮氣已成，亦可見行持之不能放鬆矣。余尸位住持，在苒三載，德不足以感人，才不足以濟世，撫躬自省，慙愧萬分！惟對日常例行之殿堂公課，尚不敢偷安自逸，亦求所以稍減尸位罪戾於萬一耳！

芝峯法師等來訪，寒暄話舊，相見恨晚。談及今後之佛教，食主不在教徒量的增加，而在質的改良，與其有無量數麻木不仁之教徒，混迹社會，惹人厭惡，不如有多少數名實相符發心負責之大德，闡揚佛教之真精神，庶幾社會歷史給與佛教之污點，易以洗滌。即以上海言，只須有一百位之能勝其任的佛教徒，即足宏法利生之用。然而言之匪艱，行之維艱，欲求理想